

## 时间的沉香

□李锐

去山里,又见炊烟袅袅。晚饭后,徐哥带我去山林转悠,夕阳的光在林中跳跃,白日里翻涌的地气,此时开始返回大地母腹。

在林中,徐哥指着一棵树木轻声问我,你知道它的名字吗?我走近它,抚摸着树身,却叫不出它的名字。

徐哥告诉我,这树的名字叫沉香。

沉香,好美的树名,我把胸口贴近它,忍不住抽动鼻翼,感觉一股从岁月深处袭来的香气缭绕四周。

我随即查阅了沉香的身世,它属于树木中的贵气物种。这种树,表面分泌出一层金黄明亮的油脂,看花了眼,恍然以为是从树的体内缓缓溢出的晶莹之泪。

沉香,这种树身上泛出的油脂,其实是受到了雷电、狂风、虫蛀的袭击,或是遭受人为破坏后,在树木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出的油脂,尔后受到真菌感染,所凝结成的分泌物就是沉香。

这种叫沉香的树,让我在林海中万千树木激荡起的风声里,投去敬意的目光。沉香之树,让我明白,一个人在经历了人世沧桑后,也许会溢出沉香树一样的泪,但最终凝聚成精神质地的琥珀,发出一种灵魂深处的动人幽香。

古时用树木溢出的油脂制药,名字就叫沉香。明朝李时珍在他的药书里这样描述沉香:“木之心节置水则沉,故名沉水,亦曰水沉;半沉者为棧香,不沉者为黄熟香。”

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其行云流水的文笔,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植物志来细嚼慢咽。想一想今天,有多少植物的名字,我们其实喊不出名字来。读这部书,可以呼吸到天地之间的葳蕤草木之香,还可以对植物的家族身世来一番深切的探寻。再溯流而上,张仲景、孙思邈、王好古、朱丹溪……摩挲着这些古代医学家的皇皇巨著,在苍老时光中,散发出幽幽古意沉香,这种沉香,源于他们对植物属性最生动逼真的书写,源于他们对治病救人这一行为路径的不懈探索 and 深厚关切。

年少时,梦想遇到一个女子,成为我生命的依附。后来和我相遇的那个女子,有一颗米粒般洁白的小虎牙,她的家门对面,就是我去买诗歌刊物的一家报亭。当我穿着西装,打上皱皱巴巴的领带,第一次去她家,怯生生地感到手脚无措。那天晚饭,女子的妈为我碗里夹了好几块肥肉,我一抬头,见女子正羞怯地望着我,那眼神也分明在鼓励我。我似乎在一瞬间坚信了,她就是我要寻找的女子。

经历了30多年婚姻生活的世俗浸泡,华丽的丝绸,在烟熏火燎的日子里铺展成朴素温暖的老棉布。

去年秋天,我和妻子去寻访当年卖凉椅拖鞋高压锅的老巷子。老巷子里,驻留着我们恋爱时的时光。但老巷子早已被拆迁,取代的是幢幢耸入云天的高楼。

庆幸的是,那天我们居然见到了当年老巷子里卖卤鸭的张大爷,他已经95岁了,寿眉如霜,面色红润,一眼就认出了我们。我们在那里的石凳上坐了一阵子,同张大爷絮絮叨叨地怀抱着旧。昔日包浆浸透过后的老街老巷市井人家,慢镜头般一帧一帧回放,成为过去岁月里的不朽。这样的一种怀旧,或许是生活中不经意间简单仪式,但世事浮沉后,依然能够重温一下岁月沉香。

一个在老家山野居住的朋友,给自己雕刻了一枚“好木沉香”的印章。他说,其实人和好木一样,有的人不在身边了,但在心里,还涌动着怀想的沉香。沉香的香,它让一个脾气火爆的人,目光里也有着梅花鹿的温良;沉香的香,它让一个迷茫的人,镇定之中找到再次出发的方向。

有时候,特别需要一种沉香,泛动起我们生命湖面上的涟漪波光。我更想拥有的是,有几个散发着精神沉香的老朋友,一直安卧我心中。

风且吟听

## 赛罕乌拉之韵

□素心



赛罕乌拉云山雾海

青和乐 摄

响的枝叶间,在远红外线摄影机里捕捉到一丝转瞬即逝的野趣。

所谓“青羊城”,从不是砖石堆砌的人类居所。这方悬于赛罕乌拉主峰海拔近两千米处的陡峭崖壁,更像是被岁月之手从山体上凿出的半阙诗行。当云雾在垂直的崖壁上织就浅灰色纱幔,岩缝间跳跃的青羊群,用铁蹄在崖壁上踏出了属于自己的城池。那些裸露的植物根系在岩隙间铺就石阶,密布的苔藓为峭壁镀上深浅不一的绿釉红瓷,青羊们就在这天然的“城池”辗转腾挪、飞檐走壁。它们用温润的鼻息触碰每一块熟悉的岩石,让属于高原生灵的气息,在绝壁之上构建自己的精神乌托邦。

青羊作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,已被纳入濒危物种保护范畴。当人类为它们筑起“城池”,那些被悉心划定的自然保护区、生态廊道与监测网络实则是将保护意识具化为守护的壁垒,让生命的尊严在人类文明的反躬自省中获得更深刻的认知。

悬崖底部,一棵百年蒙古栎正舒展着繁茂的枝丫。老栎树斑驳的树皮布满时间的刻痕,它却始终以仰望的姿态凝视着崖壁。当青羊踏碎晨雾攀向绝壁,四蹄叩击岩石的声响惊落零星碎石时,当山风掠过树冠时,老栎树常想起那句在身体里流淌千百年的谚语:青羊的犄角是丈量天空的标尺,当它们低头啜饮岩缝间的融雪,倒映在水洼里的身影便会漫上松针的清香,连凝固的时光,都在它们睫毛的颤动中,泛起细小而清亮的涟漪。

当赛罕乌拉的第一缕阳光将雾霭撕开,金色霞光便攀附上青羊弯曲的犄角。那螺旋状的角质里,每一道旋痕都嵌着时光脉络,封存着大兴安岭深处的密语。

在时光深处,赛罕乌拉

始终以苍茫的姿态守护着文明的星火。这片旷野之上,历史文脉绵延千年,文物古迹灿若星河。辽释迦佛舍利塔峙立,塔身斑驳的浮雕在风雨中勾勒出信仰的轮廓。辽庆州、辽庆陵、辽怀州、辽怀陵的城垣残基,像大地未愈的伤痕,却在荒草离离间生长出历史的清晰脉络。隐于苍松之间的古寺飞檐,虽已褪去朱漆,却仍以孤傲的姿态对抗着时光的侵蚀。

辽黑山祭祀遗址,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古老的愿望;天池嵌于群峰怀抱之中,澄澈的湖面倒映着千年孤影,而湖底沉淀的或许正是历史的浮沉兴衰;第四纪冰川遗迹如大地的骨骼,裸露的冰臼讲述着冰川纪往事。这些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存,并非被岁月尘封的标本,而是扎根于苍野之间的鲜活史诗。当山风掠过残垣断壁,当晨雾漫过石塔,当星子缀满辽代城郭的夜空,那些史书上的符号便在这苍茫的高原鲜活起来。

世界文化遗产金界壕横贯保护区,尤其彰显赛罕乌拉厚重的文化底蕴。“金代边堡界壕”又称“金长城”,是辽金时期金人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修筑的军事防御设施,用土夯就。金长城的残垣如一条沉睡的巨蟒横卧于旷野之上,夯土层间出土的辽金陶片和锈迹斑斑的箭簇,被风雨打磨得不再锋利的基石,依稀勾勒出边堡曾经的使命。《金史》中“壕堑深丈余,墙垣高数尺”的壮阔图景,如今已坍塌成断断续续的土垄,唯有芨芨草和各色野花在夯土层扎下根系,以崭新的姿态在光阴中续写比传说更漫长的轮回史诗。

越过金长城遗址,再过一片丛林,就是王坟沟了。王坟沟又称庆云山,这里葬着辽三位皇帝和他们的皇后,当地人习惯称这里为“王坟沟”,史

风北韵疆

个标志。多年前随一位同事下乡,在飞驰的车中,他竟认出草原上长着的山葱,呼喊看停车去看。同事是土生土长的乌珠穆沁人,对草原有着一一种天然的爱恋,看到了山葱,自然觉得亲近,在他的眼里,这片草原是丰饶的,还没有退化。

山葱生在半干旱草原,雨后成片片

## 野菜飘香

里蒸上馒头,然后骑自行车到城边摘野菜,用野韭菜炒鸡蛋、炒土豆丝,味道好极了。有小院子的人家,会把野韭菜连根挖回来,韭菜宿根,第二年的春天早早冒芽。入秋后,野韭菜便开花结籽,将韭菜花绞碎加盐,是涮羊肉的绝佳拌料。

山葱,也叫臭葱,有一种特殊的味道,喜欢的人有如见了挚爱,不喜欢的人,唯恐避之不及。采回来的山葱用瓶瓶罐罐腌好,和手把肉一起吃。山葱长在典型草原上,是草原植被多样性的一

长。山葱长得像韭菜,不是扁叶是圆茎,味道辛辣,包饺子、蒸包子、烙馅饼、炒干肉都可,据说草原上的牧人用酸奶腌沙葱。

还有一味初夏的野菜叫哈拉海,学名叫苣荬菜,早生的嫩芽是最好吃的。手臂碰到它的叶子,火烧火燎,所以草原上的牧人管它叫哈拉海,哈拉是蒙古语,是热的意思。草原小城的饭店会适时推出哈拉海炖干肉土豆、哈拉海疙瘩汤等。

草原上有一种两头尖、中间鼓,长相精巧、玲珑可爱的小东西,牧人有叫

学界统称为辽庆陵。据说,地宫建筑工程十分浩大,各宫室之间有甬道相连,后室是安放梓宫的地方。在庆陵地宫内的墙壁和天井上绘满壁画,一幅幅色彩艳丽的壁画都是艺术的瑰宝。盘旋的瑞龙、翱翔的白鹤、庞大的皇家仪仗队和众多侍从都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。还有大量描绘四季山水风光的壁画,山川、湖泊、森林、草木尽收画中。从壁画上看,一千多年以前的赛罕乌拉自然环境与现在不尽相同,当时这一带的山中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,是古代赤峰千里松林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现在松林已被阔叶林取代。研究人员通过这些壁画所描绘的自然风光,来研究赛罕乌拉地区自然生态的演化过程。可以说,这些壁画的艺术价值和科考价值都是无价的。

在普通人眼里,王坟沟的诱人之处在于这里的自然美景。眼前群山环绕,森林密布,各种色彩交替迷惑着你,让你沉醉其中。在王坟沟的沙土地上,奇迹般地长出了大面积的稀疏森林,疏林下是灌木层,紧贴地面的是草本层。几百种高矮胖瘦的植物群落,层次分明地包裹着整个山地。林中漂亮的野花向我们频频点头,我也时常停下脚步,与之拍照互动,在这里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得到了很好的诠释。

史料记载,辽代每年都在赛罕乌拉山举行大型祭山仪式。1978年出土的红铜质地篆刻“文”盘,表明在赛罕乌拉主峰上的敖包祭祀活动由来已久。2015年,祭敖包(赛罕乌拉敖包祭祀)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我们抵达时,草甸尽头的巨大敖包,像一位长者沉默不语,长矛与未褪的霞光,像是盛典的余韵。围着敖包顺时针绕行时,掌心残留的石块粗糙感还未褪去,却在某个瞬间,觉得我与某种古老的祝福发生了关联。

虽然《辽史》记载“黑山有池,池旁生金莲”的字迹已有千年,却让其演变的传说一直在群山间流传。传说每年春季赛罕乌拉金马驹子降生后,喝天池水食金莲花,夏季便从赛罕乌拉山上跑下来,在查干冰沁河岸边吃草,在西拉木伦河中浴身,在千里草原上牵耋。于是草原风调雨顺,六畜兴旺。

站在金马驹驰骋的赛罕乌拉,聆听历史的回音,绕梁三日,不绝于耳。当晶莹的晨露折射着多元文明的光谱,每片草叶都在大地的脉动中轻颤。这,便是牧民长调里永不落幕的副歌。

它地瓜的,也有叫它奶奶瓜的。这小东西摘下来,会有奶浆样的液体溢出来。因为它的长相太可爱了,人们在草地上看到它时,总会发出一阵赞叹声。这东西摘下来就可以吃,入口微甜,淡淡的清香,只是不可多食,会上火的。今年初夏,在牧民家里,吃到了用酸奶腌渍的地瓜,酸爽适口。

蕨菜生长在林草过渡地带,鲜嫩的蕨菜采下后要迅速用盐腌渍起来,不然茎处的纤维会急速老化,变得干硬如柴,无法食用。鲜嫩的蕨菜用鲜肉来炒,有一种异香。

草原上的黄花和蘑菇可鲜食,亦可晾晒,如今人们会焯水后冷冻,锁住了鲜味与口感,却不及晾晒后那种味道的饱满厚重。黄花与蘑菇大多出在盛夏,也正是草原羊肉最为肥美多汁的时节。

各种各样的野菜,因为时令,因为田野的朴实,也因为采摘的过程或一段故事,而有了不可替代的回忆。

一口春风,我喜欢这样的诗意表达,有了这些野菜,寻常人家的日子也就更加咸淡有味了。

炊乡烟土

## 生态敕勒川(组诗)

□高金鹰

## 草浪万顷

绿洲上的一片云  
驮来牧歌  
也驮来盛满月光的勃勃生  
会跳舞的萨日朗开遍山冈  
也插在您的蒙古袍襟前  
你北望阴山,隐入草浪  
这草浪万顷  
是废弃的砖窑厂转化的

## 牧场新绿

我不会说春风似剪刀  
你往北一指就是敕勒川  
一阵风把你带到牧场  
那里有湖  
是天空跌倒的模样

没到过的草原  
马蹄有飞翔的理由  
没唱完的长调  
悬在牧人喉头

北纬43度长大的牧童  
脚踩北纬47度的霜  
梦见北纬41度的月光

敕勒川  
给我一片新绿

## 牧人醉马

牧人醉了  
马鞍上的银饰叮当作响  
草嫩绿  
是立夏第一场小雨

奶白的月亮泡在马奶酒里  
用套马杆丈量夜色  
淌出银河。我站在城市  
隔一片玻璃,一道霓虹

骑多少匹快马  
才能追上消逝的牧歌

星空是游牧人的醉  
醉的深邃

## 风吹草浪

我不知道风往哪边吹  
只知风把草浪从春季  
吹到更远的季节  
那里还是有敕勒川的月亮  
更有牧人的长调

心爱的姑娘散落在草原  
上天说她们中最温柔的一个  
会成为我的新娘

放牧时光挤奶给羊羔吃  
闲暇时把牛奶熬成天边白云  
那么多奶食贴到云搜索

风吹草浪  
像把别家的羊群吹进我的牧场  
我知道,它们终将归还  
以满天星斗的形状

## 治沙故事

我一趟一趟回草原  
夜里就睡在蒙古包  
里活在传说里  
小巴特尔和小其格格的故事  
从成长到爱情  
再到治沙的血脉扎进草原

草原深夜  
我与两代牧人饮同一壶酒  
爱马的巴雅尔大叔捧着哈达  
谢生生不息的草原  
也谢我给他写的诗  
他们的治沙故事  
是一首动人的长诗

草原上的其木格大姐  
是草原治沙主任  
如今我再回来  
见她边放牧边种植的  
蒙古冰草、羊草、偃麦草  
已经铺满旷野  
这些植物不仅适应干旱环境  
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 
促进其他植物生长

月亮不睡,浑尔清激  
地平线升起更多的治沙传说  
传说那坛马奶酒在绿洲  
暖了敕勒川,暖了牧人,暖了毡房

星诗空

查干哈达草原风光

秦文秀 摄

